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

第三十回 白水灘名伶擲帽 青陽港好鳥離籠

上回書裡，正說興中會黨員陸皓冬，請他黨友楊雲衢，到燕慶裡新掛牌子改名曹夢蘭的傅彩雲家去吃酒解悶。在間壁房間裡一班廣東闊客口中，得到了陳千秋在日本的消息，皓冬要向大姐阿毛問那班人的來歷。我想讀書的看到這裡，一定說我敘事脫了箚了，彩雲跟了張夫人出京，路上如何情形，沒有敘過。而且彩雲曾經斬釘截鐵地說定守一年的孝，怎麼沒有滿期，一踏上南邊的地，好象等不及地就走馬上章臺呢？這裡頭，到底怎麼一回事呢？請讀書的恕我一張嘴，說不了兩頭話。既然大家性急，只好先把彩雲的事從頭細說。

原來彩雲在雯青未死時，早和有名武生孫三兒勾搭上手，算頂了阿福的缺。他們的結識，是在宣武門外的文昌館裡。那天是內務府紅郎中官慶家的壽事，堂會戲唱得非常熱鬧，只為官慶原是個紈袴班頭，最喜歡聽戲。他的姑娘叫做五妞兒，雖然容貌平常，卻是風流放誕，常常假扮了男裝上館子、逛戲園，京師裡出名的女戲迷。所以那一回的堂會，差不多把滿京城的名角都叫齊了，孫三兒自然也在其列。雯青是翰院名流，向來瞧不起官慶的，只是彩雲和五妞兒氣味相投，往來很密，這日官家如此熱鬧的場面，不用說老早的魚軒蒞止了。彩雲和五妞兒還有幾個內城裡有體面的堂客，佔了一座樓廂，一壁聽著戲曲，一壁縱情談笑，有的批評生角旦角相貌打扮的優劣，有的考究鬚子青衣唱工做工的好壞，倒也議論風生，興高采烈。看到得意時，和爺兒們一般，在懷裡掏出紅封，叫丫鬟們向戲臺上拋擲。臺上就有人打千謝賞，嘴裡還喊著謝某太太或某姑娘的賞！有些得竅一點的優伶，竟親自上樓來叩謝。這班堂客，居然言來語去地搭訕。彩雲看了這般行徑，心裡暗想：我在京堂會戲雖然看得多，看旗人堂會戲卻還是第一遭，不想有這般興趣，比起巴黎、柏林的跳舞會和茶會自由快樂，也不相上下了。正是人逢樂事，光陰如駛，彩雲看了□條出戲，天已漸漸的黑了。彩雲心裡有些忐忑不安，恐怕回去得晚，雯青又要羅嗦。不是彩雲膽小謹慎，只因自從阿福的事，雯青把柔情戰勝了她。終究人是有天良的，縱然樂事賞心，到底牽腸掛肚，當下站了起來，向五妞兒告辭。五妞兒把她一拉，往椅子上只一掀，笑著道：「金太太，您忙什麼，別提走的話，我們的好戲，還沒登場呢！」彩雲道：「今兒的戲，已夠瞧了，還有什麼好戲呢？」五妞兒道：「孫三兒的《白水灘》，您不知道嗎？快上場了！您聽完他這出拿手戲再走不遲。」彩雲聽了這幾句話，也是孽緣前定，身不由主地軟軟兒坐住了。一霎時，鑼鼓喧天，池子裡一片叫好聲裡，上場門繡簾一掀，孫三兒扮著□一郎，頭戴范陽卷檐白緣氈笠子，身穿攢珠滿鑲淨色銀戰袍，一根兩頭垂穗雪線編成的白蠟杆兒當了扁擔，扛著行囊，放在雙肩上，在萬盞明燈下，映出他紅白分明、又威又俊的橢圓臉，一雙旋轉不定、神光四射的吊梢眼，高鼻長眉，丹脣白齒，真是女娘們一向意想裡醞釀著的年少英雄，忽然活現在舞臺上，高視闊步地向你走來。這一來，把個風流透頂的傅彩雲直看得眼花繚亂，心頭捺不住突突地跳，連阿福的伶俐、瓦德西的英武都壓下去了。彩雲這邊如此的出神，誰知那邊孫三兒一出臺，瞥眼瞟見彩雲，雖不認得是誰家宅眷，也似張君瑞遇見鶯鶯，魂靈兒飛去半天，不住地把眼光向樓廂上■，不期然而然的兩條陰陽電，幾次三番地要合成交流，爆出火星來。可是三兒那場戲文，不但沒有脫卯，反而越發賣力，剛剛演到緊要的打棍前面，跳下山來，嘴裡說著「忍氣吞聲是君子，見死不救是小人」兩句，說完後，將頭上戴的圓笠向後一丟，不知道有心還是無意，用力太大，那圓笠子好象有眼似地滴溜溜飛出舞臺，不偏不倚恰好落在彩雲懷裡。那時樓上樓下一陣鼓噪，像吆喝，又像歡呼，主人官慶有些下不來，大聲叫戲提調去責問掌班。哪裡曉得彩雲倒坦然無事，順手把那笠兒丟還戲臺上，向三兒嫣然一笑。三兒劈手接著，紅著臉，對彩雲請了個安。此時滿園裡千萬隻眼，全忘了看戲文，倒在那裡看他們串的真戲了。官慶卻打發一個人上來，給彩雲道歉，還說待一會兒戲完了要重處孫三兒。彩雲忙道：「請你們老爺千萬別難為他們，這是無心失手，又沒碰我什麼。」五妞兒笑著道：「可不是，金太太是在龍宮月殿裡翻過身來的人，不像那些南豆腐的娘兒們遮遮掩掩的。你瞧，她多麼大方！我們誰都趕不上！你告訴爺，不用問了！等這出完了，叫孫三兒親自上樓來，給金太太賠個禮就得了！」回過頭，瞇縫著眼，向彩雲道：「是不是？」彩雲只點著頭，那家人諾諾連聲地去了。不一會，真的那家人領了孫三兒跑到邊廂欄杆外，靠近彩雲，笑瞇瞇地又請了一個安，嘴裡說道：「謝太太恕我失禮！」彩雲只少得沒有去攙扶，半擡身，眼斜瞅著道：「這算得什麼！」兩人見面，表面上彼此只說了一句話，但四目相視，你來我往，不知傳遞了多少說不出的衷腸。這一段便是彩雲和孫三兒初次結識的歷史。

後來漸漸熟絡，每逢堂會，或在財神館，或在天和館，或在貴家的宅門子裡，彩雲先選隨著五妞兒各處地闖，和三兒也到處■混，越混越密切，竟如膠如漆起來，便瞞了五妞兒，買通了自己的趕車兒的貴兒，就在東交民巷的番菜館裡幽會了幾次。還不痛快，索性兩下私租了楊梅竹斜街一所小四合房子，做了私宅。在雯青未病以前，兩人正打得火一般的熱，以致風聲四布，竟傳到雯青耳中，把一個名聞中外的狀元郎生生氣死。等到雯青一死，孫三兒心裡暗喜，以為從此彩雲就是他的專利品了。他料想金家決不能容彩雲，彩雲也決不會在金家守節，只要等遮掩世人眼目的七七四□九天，或一百天過了，彩雲一定要跳出樊籠，另尋主顧。這個主顧，除了他，還有誰呢？第一使他歡喜的，彩雲固然是人才出眾，而且做了廿多年得寵的姨太太，一任公使夫人，聽得手頭著實有些積蓄，單講珠寶金鑽，也夠一生吃著不盡了。他現在只盼彩雲見面，放出他征服女娘們的看家本事來迷惑。他又深知道彩雲雖則一生寵擅專房，心上時常不足，只為沒有做著大老母；彷彿做官的捐班出身，哪怕做到督撫，還要去羨慕正途的窮翰林一樣。他就想利用彩雲這一個弱點，把自己實在已娶過親的事瞞起，只說討他做正妻，拚著自己再低頭服小些，使彩雲覺得他知趣而又好打發，不怕她不上鉤。一上了鉤，就由他擺布了。到了那其間，不是人財兩得嗎？孫三兒想到這裡，禁不住心花怒放，忽然一個轉念，口對口自語道：「且慢，別瞎得意！彩雲不是個雛兒，是個精靈古怪、見過大世面的女光棍！做個把戲子的大老母，就騙得動他的心嗎？況金雯青也是風流班首，難道不會對她陪小心、說矮話嗎？她還是饞嘴貓兒似的東偷西摸。現在看著，好象她很迷戀我，老實說，也不過像公子哥兒嫖姑娘一樣，吃著碗裡，瞧著碟裡，把我當做家常例飯的消閑果子吧咧！」三兒頓了頓，又沉思了一回，笑著點頭道：「有了，山珍海味，來得容易吃得多，盡你愛吃，也會厭煩；等到一厭煩，那就沒救了。我既要弄她到手，說不得，只好趁她緊急的當口，使些刁計的了。這些都是孫三兒得了雯青死信後，心上的有一番算盤。

若說到彩雲這一邊呢，在雯青新喪之際，目睹中幾番含胡的囑咐，回想多年寵愛的恩情，明明雯青為自己而死，自己實在對不起雯青，人非木石，豈能漠然！所以倒也哀痛異常，因哀生悔，在守七時期，把孫三兒差不多淡忘了。但彩雲終究不是安分的人，第一她從來沒有一個人獨睡過，這回居然規規矩矩守了五□多天的孤寂，在她已是石破天驚的苦節了。日月一天一天地走，悲痛也一點一點地減，先覺得每夜回到空房，四壁陰森，一燈低黯，有些兒膽怯；漸感到一人坐守長夜，擁衾對影，倚枕聽更，有些兒愁煩；到後來只要一聽到鼠子■叫、貓兒打架，便禁不住動心。自己很知道自己這種孤苦的生活，萬不能熬守長久，與其顧惜場面、硬充好漢，到臨了弄得一塌糊塗，還不如一老一實，揭破真情，自尋生路。她想就是雯青在天之靈，也會原諒她的苦衷。所以不守節，去自由，在她是天經地義的辦法，不必遲疑的；所難的是得到自由後，她的生活該如何安頓？再嫁呢，還是住家？還是索性大張旗鼓地重理舊業？這倒是個大問題。費了她好久的考量，她也想到若再嫁人，再要像雯青一樣的丈夫，才貌雙全，風流富貴，而且性情溫厚，幹事隨順，只怕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了。那麼去嫁孫三兒嗎？那如何使得！這種人，不過是一時解悶的玩意兒，只可我玩他，不可被他玩了去。況且一嫁人，就不得自由，何苦脫了一個不自由，再找一個不自由呢？住家呢，那就得自立門戶，固然支撐的經費不易持久，自己一點兒小積蓄不夠自己的揮霍。況一掛上人家的假招牌，便有許多面子來拘束你，使你不得不藏頭露尾；尋歡取樂，如何能稱心適意！她徹底地想來想去，終究決定了公開地去重理舊業。等到這個主意一定，她便野心勃發，不顧一切地立地進行。她進行的步驟，第一要脫離金家的關係，第二要脫離金家後過渡時期的安排。要脫離金家，當然要把不能守節的態度，逐漸充分地表現，使金家難堪。要過渡時期的安排，先得找一個臨時心腹的忠奴，外間供她驅使，暗中做她保護。為這兩種步驟上，她不能不伸出她敏巧的纖腕，順手牽羊的來利用孫三兒了。閒話少說。

卻說那一天，正是癸青終七後□天上，張夫人照例地借了城外的法源寺替癸青化庫誦經，領了繼元和彩雲同去，在寺中忙了整天。等到紙宅冥器燄化佛事完畢後，大家都上車回家，彩雲那天坐的車，便是她向來坐的那一輛極華美的大鞍車，駕著一匹菊花青的高頭大驃，趕車的是她的心腹貴兒，出來時她本帶著個小丫頭，卻老早先打發了回家。此時她故意落後，等張夫人和少爺的車先開走了，她纔慢吞吞地出寺上車。貴兒是個很乖覺的小子，伺候彩雲上車後，放了車簾，站在身旁問道：「太太好久沒出門了，這兒離楊梅竹斜街沒多遠兒，太太去散散心吧？」彩雲笑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你怎麼知道我要上那兒去呢？你這一向見過他沒有？」貴兒道：「不遇見，我也不說了。昨天三爺還請我喝了四兩白干兒，說了一大堆的話。他正惦記著你呢！」彩雲道：「別胡說了！我就依你上那兒去。」貴兒一笑，口中就得兒得兒趕著車前進，不一會，到了他們私宅門口。彩雲下了車，吩咐貴兒把車子寄了廠，馬上去知照孫三兒快來。

彩雲走進一家高臺級、黑漆雙扇大門的小宅門子，早有看守的一對男女，男的叫趙大，女的就是趙大家的，在門房裡接了出來，扶了彩雲向左轉彎進了六扇綠色側牆門，穿過倒廳小院，跨入垂花門。門內便是一座三間兩廂的小院落，雖然小小結構，卻也布置得極其精緻。東首便是臥房，地敷氈氍，屏圍紗繡，一色朱紅細工雕漆的桌椅；一張金匡鏡面宮式的踏步床，襯著蚊帳窗簾，幾毯門幕，全用雪白的紗綢，越顯得光色迷離，蕩人心魄。這是彩雲獨出心裁敷設的。當下一進房來，便坐在床前一張小圓矮椅上。趙家的忙著去預備茶水，捧上一只粉定茶杯，杯內滿盛著綠沉沉新泡的碧螺春。彩雲一壁接在手裡喝著，一壁向趙家的問道：「我一個多月不來，三爺到這兒來過沒有？」趙家的道：「三爺差不多還是天天來，有時和朋友在這兒喝酒、唱曲、賭牌，有時就住下了。」彩雲道：「他給你們說些什麼來？」趙家的道：「他盡發愁，不大說話。說起話來，老是愁著太太在家裡憋悶出病來。」彩雲點點頭兒。此時彩雲被滿房火一般的顏色，挑動了她久鬱的情焰，只巴著三兒立刻飛到面前。正盼哩，忽聽院中腳步響，見貴兒一人來了。

彩雲忙問道：「怎樣沒有一塊兒來？你瞧見了沒有呢？」貴兒道：「瞧是瞧見了，他也急得什麼似的，想會你。巧了景王府裡堂會戲，貞貝子貞大爺一定要叫他和敷二爺合串《四傑村》，□二道金牌似地把他調了去。他托我轉告您，戲唱完了就來，請您耐心等一等。」彩雲聽了，心上□的不快，但也沒有法兒，就此回去也不甘心，只好叫貴兒且出去候著，自己懶懶地仍舊坐下，和趙家的七搭八扯地胡講了一會，覺得不耐煩，爽性躺在床上養神。靜極而倦，朦朧睡去。等到醒來，見房中已點上燈，忙叫趙家的問什麼時候。趙家的道：「已經晚飯時候了。晚飯已給太太預備著，要開不要開？」彩雲覺得有些飢餓，就叫開上來，沒情沒緒吃了一頓啞飯。又等了兩個鐘頭，還是杳無消息，真有些耐不住了，忽見貴兒奔也似地進來道：「三爺打發人來了，說今夜不得出城，請太太不要等了，明天再會吧。」這個消息，真似一盆冷水，直澆到彩雲心裡。當下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明天再會，說得好風涼的話兒！管他呢！我們走我們的！」說著，氣憤憤地叫貴兒套車，一徑回家。到得家裡，已在二更時候，明知張夫人還沒睡，她也不去，自管自徑到自己房裡，把衣服脫下一擲，小丫頭接也接不及，撒得一地，倒在床上就睡。其實哪裡睡得著，嘴裡雖怨恨三兒，一顆心卻不由自主地只想三兒好處：多麼勇猛，多麼伶俐，又多麼熨貼。滿擬今天和他取樂一天，填補一月以來的苦況。千不巧，萬不巧，碰上王府的堂會，害我白等了一天。可是越等不著他，心裡越要他，越愛他，有什麼辦法呢！如此翻來復去，直想了一夜，等天一亮，偷偷兒叫貴兒先去約定了。梳洗完了，照例到張夫人那裡去照面。那天，張夫人顏色自然不會好看，問她昨天到了哪裡，這樣回來的晚。她隨便捏了幾句在哪裡聽戲的謊話。張夫人卻正顏厲色地教訓起來說：「現在比不得老爺在的時節，可以由著你的性兒鬧。你既要守節，就該循規蹈矩，豈可百天未滿，整夜在外，成何體統！」彩雲不等張夫人說完，別轉臉冷笑道：「什麼叫做體統？動不動就擡出體統來嚇唬人！你們做大老母的有體統，盡管開口體統、閉口體統。我們既做了小老母早就失了體統，那兒輪得到我們講體統呢！你們怕失體統，那麼老實不客氣的放我出去就得了！否則除非把你的誥封借給我不還。」說著，仰了頭轉背自回臥房。

張夫人徒受了這意外的頂撞，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彩雲也不管，回到房裡，貴兒已經回來，告訴她三兒約好在私宅等候。彩雲飯也不吃，人也不帶，竟自上車，直向楊梅竹斜街而來。到得門口，三兒早已紗衫團扇，玉琢粉裝，倚門等待，一見面，便親手拿了車踏凳，扶了彩雲下車，一路走一路說道：「昨兒個真把人搗死了！明知您空等了一天，一定要罵我，可是這班王爺阿哥兒們死釘住了人不放，只顧尋他們的樂，不管人家的死活，這只好求您饒我該死了！」彩雲灑脫了他手向前跑，含著半惱恨的眼光回瞪著三兒道：「算了吧，別給我貓兒哭耗子似的，知道你昨兒玩的是什麼把戲呢！除了我這傻子，誰上你這當！」三兒追上一步，捱著喊道：「屈天冤枉，造誑的害疔瘡！」說著話，已進了房。兩人坐在中央放的一張雕漆百齡小圓桌上，一般的四個鼓墩，都罩著銀地紅花的錦墊，桌上擺著一盤精巧糖果，一雙康熙五彩的茶缸。趙家的上來伺候了一回，彩雲吩咐她去休息，她退出去了。房中只剩他們倆面對面，彼此久別重逢，自不免訴說了些別後相思之苦。

三兒看了彩雲半晌道：「你現在打算怎麼樣？難道真的替老金守節嗎？我想你不會那麼傻吧！」彩雲道：「說的是，我正為難哩！我是個孤拐兒，自己又沒有見識，心口自商量，誰給我出主意呢？」三兒涎著臉道：「難道我不是你的體己人嗎？」彩雲道：「那麼你為什麼不替我想個主意呢？」三兒暗忖那話兒來了，但是我不可凶莽，便把心事露出，火候還沒有熟呢，回說道：「我很知道你的心，照良心說，你自然願意守；但是實際上，你就是願守，金家人未必容你守，守下去沒得好收場。所以我替你想，除了出來沒有你的活路。」彩雲道：「出來了，怎麼樣呢？」三兒道：「像你這樣兒身分，再落煙花，實在有一點犯不著了。而且金家就算許你出來，個個見得許你做生意。論正理，自然該好好兒再嫁一個人。不過『吃了河豚，百樣無味』，你嫁過了金狀元，只怕合得上你胃口的丈夫就難找了。」彩雲忽低下頭去，拿帕子只搵著臉，哽噎地道：「誰還要我這苦命的人呢？若是有人真心愛我，肯體貼我的痴心，不把我一夜一夜地向冰缸裡擱，倒滿不在乎狀元不狀元，我都肯跟他走。」三兒聽了這些話，忙走過來，一手替她拭淚，一手攬著她道：「這都是我不好，倒提起你心事了。快不要哭，我們到床上去躺會子吧！」此時彩雲不由自主地兩條玉臂勾住了三兒項脖，三兒輕輕地抱起彩雲，邁到床心，雙雙倒在枕上。

正當春雲初展、漸入佳境之際，趙家的突然闖進房來喊道：「三爺，外邊兒有客立等會你。」三兒條地坐起來，向彩雲道：「讓我去看一看是誰再來！」彩雲沒防到這陣橫風，恨得牙癢癢的，在三兒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用力一推道：「去罷，我認得你了！」三兒趁勢兒嘻皮賴臉地往外跑。彩雲賭氣一翻身，朝裡床睡了。原想不過一時掃興，誰知越等越沒有消息，心裡有些著慌，一迭連聲喊趙家的。趙家的帶笑走到床邊道：「太太並沒睡著哩？我倒不敢驚動。天下真有不講理的人！三爺又給景王府派人邀了去了，真和捉犯人一般的，連三爺要到裡面來說一聲都不准。我眼睜睜看他拉了走。」這幾句話把彩雲可聽呆了，心裡又氣又詫異，暗想怎麼會兩天出來，恰巧碰上兩天都有堂會。三兒盡管紅，從前沒有這麼忙過，不要三兒有了別的花樣吧？要是這樣，還是趁早和他一刀兩段的好，省得牽腸掛肚不爽快。沉思了一會，嘖嘖獨語道：「不會，不會！昨天趙家的不是說我不出來時，他差不多天天來的嗎？若然他有了別人，哪有工夫光顧這空屋了呢？就是他剛纔對我的神情，並不冷淡，這是在我老練的眼光下逃不了的。也許事有湊巧，正遇到他真的忙。」忽又悟到什麼似地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這裡是我們的秘密小房子，誰都不知道的。景王府裡派的人，怎麼會跑到這裡來邀了？這明明是假的，是三兒的搗鬼。但他搗這個鬼什麼用意呢？既不是為別人，那定在我身上。噢，我明白了，該死的小王八，他准看透了我們貪戀他的一點，想借此做服我，叫我看得見、吃著，吊得我胃口火熱辣辣的，不怕我不自投羅網。嚇，好厲害的家伙！這兩天，我已經被他弄得昏頭昏腦了，可是我傅彩雲也不是窩子貨，今兒個既猜破了你的鬼計，也要叫你認識認識我的手段。」彩雲想到這裡，倒笑逐顏開地坐了起來，立刻叫貴兒套車回家。一路上心裡算：「三兒弄這種手腕雖則可惡，然目的不過要我真心嫁他，並無惡意。若然我設法報復，揭破機關，原不是件難事，不過結果倒弄得大家沒趣，這又何苦來呢！我現在既要跳出金門，外面正要個連手，不如將計就計，假裝上鉤，他為自己利益起見，必然出死力相助。等到我立定了腳，嫁他不嫁他，權還在我，怕什麼呢！」這個主意是彩雲最後的決定，一路心上的輪和車上的輪一般地旋轉，不覺已到了家

門。誰知一進門，恰碰上張夫人為她的事，正請了錢唐卿、陸葦如在那裡商量，她在窗外聽得不耐煩，爽性趁此機會直闖進去，把出去的問題直捷痛快地解決了。

上面所敘的事，都是在未解決以前彩雲在外放浪的內容。解決以後，彩雲既當眾聲明不再出門，她倒很守信義，並不學時髦派的言行相違。不過叫貴兒暗中通知了孫三兒，若要見面，除非他肯冒險一試武生的好身手，夜間從屋上來。這也是彩雲作難三兒的一種策略。三兒也曉得彩雲的用意，竟不顧死活地先約定時刻，在三更人定後，真做了黃衫客從檐而下。彩雲倒出於意外，自然驚喜欲狂，不覺綢繆備至。三兒乘機把願娶她做正妻的話說了。彩雲要求他只要肯回到南邊，幹事任憑處置。三兒也答應了。從此夜來明去，幽會了好幾次。那夜彩雲正為密運首飾箱出去，約得時間早了一點，以致被張夫人的老媽撞破，鬧了一個賊案。這些情節，我已經在二回裡敘過，這裡不過補敘些事情的根源，不必絮煩。

幸虧第二天，彩雲就隨了張夫人和金繼元護了雯青靈柩，由水路出京，這案子自然不去深究了。孫三兒也在此時從旱路到津。等到張夫人等在津，把雯青的柩由津海關道成木生招呼，安排在招商局最新下水的新銘船上，家眷包了三個頭等艙，平平安安地出海。孫三兒早坐了怡和公司的船，先到上海，替彩雲暗中布置一切去了。這邊張夫人和彩雲等坐的新銘船，在海中走了五天。那天午後，進了吳淞口，直抵金利源碼頭，碼頭上扎起了素彩松枝，排列了旗鑼牌傘，道、縣官員的公祭，招商局的路祭，雖比不上生前的赫排衙，卻還留些子身後的風光餘韻。只為那時招商局的總辦便是顧肇廷，是雯青的至交，先本是臺灣的臬臺，因蒿日時艱，急流勇退，威毅伯篤念故舊，派了這個清閑的差使。聽見雯青靈柩南歸，知照了當地官廳，顧全了一時場面，也是惺惺惜惺惺，略盡友誼的意思。當下張夫人不願在滬耽擱，已先囑家裡僱好兩隻大船在蘇州河候著，由輪船上將靈柩運到大船上，人也跟了上去，招商局派了一隻小火輪來拖帶。那時彩雲向張夫人要求另僱一隻小船，附拖在後，張夫人也馬馬虎虎地應允了。等到靈柩安頓妥貼，吊送親友齊散，即便鼓輪開行。剛剛走過青陽港，已在二更以後，大家都沉沉地睡熟了，忽然後面船上人聲鼎沸起來，把張夫人驚醒，只聽後面船上高明停輪，嚷著姨太太的小船沒有了，姨太太的小船不知到哪裡去了。正是：

但願有情成眷屬，卻看出岫便行雲。